



文集

刘
亚
洲



长篇小说卷 / 刘亚洲 著

刘亚洲文集 · 卷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亚洲文集·第1卷/刘亚洲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354-7649-4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刘亚洲—文集②长篇历史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C53 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267号

刘亚洲文集·卷一

刘亚洲 著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张维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银铃 刘冲

内文制作 | 宋慧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 18.5

版次 | 2014年11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193千字

定价 | 56.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秦时月

第一章	/ 007
第二章	/ 040
第三章	/ 062
第四章	/ 096
第五章	/ 119
第六章	/ 139
第七章	/ 152
第八章	/ 171
第九章	/ 203
第十章	/ 222



第十一章	/ 253
第十二章	/ 270
第十三章	/ 283

长篇小说卷 / 刘亚洲 著

刘亚洲文集 · 卷一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秦时月

第一章	/ 007
第二章	/ 040
第三章	/ 062
第四章	/ 096
第五章	/ 119
第六章	/ 139
第七章	/ 152
第八章	/ 171
第九章	/ 203
第十章	/ 222



第十一章	/ 253
第十二章	/ 270
第十三章	/ 283

长篇小说卷 / 秦时月

刘亚洲文集 · 卷一



第一章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十一月初五,是一个愁惨的秋日。未时刚过,血红的夕阳离西方天际线尚有一大段距离,咸京城里却到处响起了戒严的铜锣声。不一会儿,从东门敌楼上传来一阵号角声,那样尖厉、刺耳,使每个听见的人都头皮发麻。正在郭门谯楼上传觅食的一群乌鸦受了惊吓,呱呱地哀鸣着飞往空中,盘旋了几圈消逝在逐渐四合的暮色里。城中心的钟楼旁,一面镶有牙边的黑旗徐徐升到带着方斗的旗杆上。旗中间的“禁”字威严地俯瞰着城中的一切。

戒严令一下,街道上和市肆里顿时变得混乱不堪。店铺纷纷关门。小贩们忙不迭地收摊。人们慌慌张张奔回家去。街头巷尾,人流如水。小孩的哭声,妇女的喊叫声,骡马的嘶鸣声与维护市场秩序和治安的胥师们声嘶力竭的呵斥声,交织成一片奇特的音响。一队盔甲明亮的骑兵,从城门里向市肆疾驰而来。虽然骑兵们都戴着青铜面具,但仍可以从装束上看出这是些女戎(女兵)。她们左手持戈握缰,右手高擎皮鞭,并不喊叫,见有人仍在街道上踟蹰,就用皮鞭驱赶。她们的高头大马常常把那些来不及躲避的百姓撞倒在地,发出凄惨的呼叫。戒严令刚下时,一伙歹人乘着混乱闯进一家专卖貂皮袍子的店肆里行劫。任凭店主撕破喉咙大喊:“不市了,不市了!”歹人们

不管他是否停止营业，还是把店肆洗劫了一通。这时店主正站在街旁哭骂，骑兵们来到他身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噼里啪啦就是几鞭子，打得他抱头鼠窜。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街道上变得空空荡荡。各种声音相继消失了。整个咸京城宛如一片阴森的坟地，唯有巡逻兵的马蹄声缕缕不绝。不少人家门外挂着提幡，在晚风中呱嗒呱嗒作响，给人一种凄凉之感。这些年，由于徭役繁重，刑法苛峻，人死得特别多，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那玩意儿。

自从上月底楚军^①攻破函谷关，打进关中以来，咸京每天都是早早就戒严，关闭五个城门。有时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打开。为着稳定民心，朝廷严禁百姓们议论战事，甚至不许三人以上窃窃私语，违者格杀不赦。尽管如此，城里仍然人心浮动，有关战局的谣言一天比一天盛。前几天，有消息说陈胜的军队已经打到骊山附近的戏水，正在进行短期休整，准备大举进攻咸京。一些豪门富户、达官勋戚，如同热锅之蚁，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还有的人传说，陈胜西征军大帅周文派出了一百多名细作，由一个名叫森越的人率领，已潜入咸京，准备在主力进攻咸京时做内应。人们早就听说森越是周文手下一个骁勇善战的将领，曾在渭口之战中大败秦军，生擒朝廷的“大庶长”。现在听说他来到咸京，都觉得心惊胆战。有的人讲得就更玄乎，说他某日某时在咸京城里亲眼看见森越不仅能飞檐走壁，还有一手绝招：飞刀杀人。百步之内取人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他亲自看见一个秦将被森越在光天化日下杀死，头颅不翼而飞。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人不信。还有人哄传周文前几天派了一支精悍的小部队夜袭骊邑，放火烧了始皇陵和极庙，砸碎了九鼎^②。而率领这一小股部队的，是一个名叫一枝花的女将。据说她不但

① 楚军，秦末农民起义军在陈县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张楚”，陈胜自立为楚王，当时人们习惯把义军称为“楚军”。

②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是夏、商、周传国之宝，陈列在国都的宗庙里。秦统一中国后，九鼎为秦所得。

智勇双全，而且生得有倾城倾国之色。这些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像春风一样传得异常迅速，偌大的咸京城中几乎人人皆知。

咸京城里城外的穷苦百姓们，怀着一种大旱望雨的心情，急切地盼望楚军能够早日打进京来，抓住狼心狗肺的秦二世刀剃斧劈，为穷人出一出久积胸中的怒气。一到晚上，他们就悄悄地爬到树上、屋顶上，翘首东望，一连好几天，都可以看见骊山方向彻夜燃烧的火光，半个天际血红一片，仿佛还能隐约听到一阵阵微弱的呐喊声。他们清楚，那一带正在进行着一场空前惨烈的大血战。他们多么希望秦军马上就被击溃，楚军今晚就抵咸京城下！

可是近几天来，情形有些变了。晚上，骊山一带的火光消失了，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纳王^①的秦军却源源不断地从蜀郡、天水、上郡等地赶到京畿，稍事休息又向东开去。昨天下午，不好的消息终于传来：在骊山会战中，少府章邯击败了周文，周文所部损失惨重，正朝函谷关方向撤退；数十万秦军在后面穷追不舍，要将他们一鼓聚歼。这个消息，起初被认为是朝廷为了安定民心造的谣言，一直到今天下午朝廷在孤魔庙前挂出了由丞相李斯亲笔签署的骊山会战秦军获得全胜的告示，并且在杜邮附近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授馘^②仪式，才相信秦军确实打胜了。有人还亲眼在杜邮亭看到了章邯和他手下的著名将领司马欣、苏角、索卢仲等人，据说他们是回京向皇上报捷的。对于穷苦百姓来说，这消息不啻晴天霹雳。一点也不难想象，他们该多么失望！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钩凄楚的月牙儿高悬在树梢上，几点寒星在云层里眨巴着眼睛，风呼呼地刮着。申时三刻，咸阳宫门楼下的大铜门咯吱咯吱地打开了，一驾华丽的高轮马车疾驰出来，向东门方向奔去。这驾马车的四个螭头上都挂着绢绸灯笼，照耀着镌刻在车板上两个秀丽的秦篆：“大路”。车上的玄纁绣花帷裳是撩开的，车中空无一人。马夫紧握着马鞭，呼哧呼哧

① 纳王，勤王。

② 授馘，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左耳以计数献功，献耳仪式叫授馘。

地牵着驂马奔跑。车旁另奔驰着一匹骏马，骑在马上的是朝廷的车司马。他现在奉二世之命到咸京东门去接章邯。二世今晚要在咸阳宫中召见章邯。只有那些战功卓著的将领，皇帝才“恩赐”他乘坐“大路”车。这是不得了的荣誉。为祝贺秦军在骊山的胜利，车司马吃晚饭多喝了一点儿酒，这时酒力发作，在马上昏昏沉沉地打瞌睡，身子不住地摇晃着。

东门守城的军士们得知今天夜里章少府要进京晋谒皇上，所以城门只关了一半。士兵们听说秦军在骊山获得了胜利，对京城是直接威胁业已解除，警惕性不由得松懈了许多。车司马来到这里，见狭长的门洞里只有几个抄手缩肩的士兵站岗，跳下马来向士兵们走去。

前几天，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咸京城里的守卫部队一股脑儿都被抽走了，顶替他们的是从巴郡赶到咸京来“纳王”的兵丁。车司马大声问道：

“大阍^①何在？”

士兵们回答说，大阍正在附近小酒肆中烤火。车司马大怒，把眼一瞪，命令一个士兵引路，朝小酒肆奔去。

小酒肆位于龙尾道左近，里面燃着一堆柴火，十几个士兵围着火堆席地而坐。车司马来到酒肆，劈头盖脸地把大阍痛骂了一顿，要他马上把人都带出去。大阍是一个非常圆滑的老兵痞子，尽管车司马扬声痛骂，但他绝不还口，脸上始终堆着笑容。车司马发泄了一通，见大阍叫士兵们先出去，而后连连向他作揖，要他坐下烤火休息，这才把满腔怒火按了下来。他叫大阍立即出去，一俟章邯来到就来告诉他。大阍走后，他却和自己带来的几个舍人坐下来烤火。

大阍刚回到门洞，忽然城门外的官道上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借着月光，他看见三四个骑马人朝这里奔来。一盏昏暗的灯笼在前面摇曳着。灯笼上书写着“少府”两字。等他们走近门洞以后，士兵们才看清那是几个穿着

① 大阍，守门之长。

战袍的人。他们腰佩长剑，身背箭囊，战袍被风吹起，里面沉重的铁甲在灯光下泛出森森青光。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面孔慈善、留着三绺牙须的老头儿，穿着极其普通。他们把马缰勒住，战马由疾奔变成小跑。大阁心里清楚，这几个人都是章邯手下的僚属或舍人，现在进城就是为章邯今晚觐见皇上做准备的。那几个人骑着马缓缓走进门洞，大阁查验了他们的木柴，问：

“你们都是少府的人吧？”

老头微笑着点头：

“嗯。”

“是从杜邮亭来的吗？”

“是的。”

老头儿边走边同士兵们打招呼：

“弟兄们，辛苦啦！今晚天气够冷的吧？”

“可不是！”一个年纪挺大的士兵见这个人装束平常，开玩笑说，“撒尿时手里都得拎根木棍，一边尿一边敲打，要不然刚尿出来就结冰了！”

士兵们哄的一声笑了起来。老头哈哈大笑道：“说得好！”停一停，他转向身边的一个头戴鸡冠的青年，“带着酒吗？”

“只有一葫芦琼花酿。”

“送给他们吧。叫他们喝几口暖和暖和。”

那青年把挂在马鞍后的酒葫芦摘下来递给大阁。大阁感激得连连拱手。

刚才说俏皮话的老兵笑着说：

“好，老头儿，你做了件好事！来世准有好报！酒葫芦还要拿回去吗？”

老头手捋胡须，笑着说：

“不要了，留着给你们撒尿用吧！”

门洞里再次响起笑声。几个人扬鞭而去，马蹄与路面上的碎石子相碰，迸射出朵朵火星。望着那些人的背影渐渐隐没在浓重的夜色里，大阁感慨地说：

“人们都说章少府是个杀人不眨眼、喝血不打嗝的凶家伙，叫他‘南山虎’，没想到他手下还有这样谦和的人。以前我还以为他周围都是些——”

话未说完，那个老兵打断了他：

“把酒葫芦给我！”

老兵接过酒葫芦，拔开塞子，咕嘟咕嘟地喝起来。一个士兵问大阍：

“你说什么？章少府凶得很？”

“嘿，你可不知道！那老家伙着实厉害得很哪！我听说过去他在骊山督造始皇陵的时候，每天都有十几个刑徒被他杀掉。有一次，三百个刑徒逃跑被他抓了回来，二话没说，在他们身上绑上大石头，全都扔到渭河里喂鱼啦！不信你去打听一下，秦中人谁不惧他？就连没断奶的娃子听见他的名字，夜里都不敢啼哭！”

“嘿，嘿！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另一个士兵插进来说：

“我听说他家墙上的壁画全是用人血画的，一到阴雨天，花纹特别清楚。真有这回事吗？”

“这恐怕不会是真的。”另一个士兵说。

“我可听不少人都这么说哩！”

“这不可能！一定是恨他的人瞎编出来的！唉，人的舌尖是有毒的，啥样的话编不出来？你们说呢？”

大阍正要说话，突然远处又传来一阵辘辘的车轮声。片刻工夫，一片黑压压的车队驰了过来。前面是十几匹披着铁甲、骑着武士的骏马。武士一律手执长矛。后面是一辆四角垂着流苏，车轼、车轮都包着铁皮的战车。车子左侧刻着几列遒劲的大字。战车驰近以后，在灯光下可以辨认出那是“倒曳